# 既不光荣，也非革命

乌云把盖的严严实实，夜还深，黑漆漆的，像是阿玛瑞克黑洞洞的枪口。

“一切就绪。”暗部带着黑面罩，趋步上前，说话声压的很低，低到几乎被夏夜的风淹没，尽管这样，仍震的阿玛瑞克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，阿玛瑞克挥了挥手，这个只知道服从命令的男人就退回了立柱的阴影中。枪声已经响了一夜，在阿玛瑞克进入办公厅时突然停了下来，所有的残党都已经退入了大会议室固守，做最后的抵抗。

“都准备好了，局长”阿玛瑞克回过头，看着眼前的跛子，他的一半身体和窗棂的阴影融为一体，而拐杖则闪着窗外结界的淡淡微光。

马格努斯直盯着阿玛瑞克，顿了一顿，微微抬起满是皱纹的下巴，一丝不苟的低声诵到：“这一段无聊的情节，真如无力的梦般荒诞”

“对不起您说什么？”阿玛瑞克站直了身子，把背在背后的手放到身体两侧，蹭了蹭裤子，把手心的汗擦掉。

“没什么”马格努斯挑了挑窄削的眉毛，笑了一下，很浅，但阿玛瑞克和马格努斯共事的十年里，从没见他笑过。“小家伙，要多读书，肚里有墨，遇事不慌”，说罢向建筑的深处一高一低的走去，拐杖在空旷凌乱的办公厅里笃笃的发出回音，时不时还有踏在纸张上，纸和大理石摩擦的“刷拉”声，阿玛瑞克愣了一下，连忙快步跟了上去，和马格努斯肩并肩往里走。两侧的阴影中埋伏着许多暗部，见到上级也不答话，只是紧紧盯着眼前的大门。

这扇山桃木门阿玛瑞克再熟悉不过了，雕刻着龙的把手几乎每周都要推开两次，但他从来没想过会这样来到这扇门前，带着枪，枪里装着子弹。阿玛瑞克把枪挂在肩上，拉了一下自己的衣摆，用两根手指从胸前的包里夹出弹夹，大拇指抵着弹头，把子弹一颗一颗的退出来，金属的铮鸣声兀然在走廊里响起，刺耳的让人犯恶心，他反反复复的踱着步，用粗糙的食指摩挲过每一颗子弹的底火，当他打算把子弹重新压进弹仓的时候，他的手抖的就像是五岁时被父亲捏在指尖的那只小猫，子弹从指缝间哗啦啦落了一地，顿了片刻，阿玛瑞克轰然跪在了地上，用颤抖的指尖在黑暗中摸索这些黄澄澄的杀手。

伴随着“嗤”的一声，一道小小的火焰在马格努斯的手中跃起，在夏风中张牙舞爪。在这道小小火光的照耀下，阿玛瑞克的影子拉的好长，暗黄色的军装上布满了灰尘，整个人几乎趴在地上，灰突突的，带着硝烟味，头低垂着，后背拱起，活像一只在河中汲水的黄牛。

“灭了它”阿玛瑞克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坚毅而果断。

马格努斯盯着阿玛瑞克，眼里闪烁着烛火跃动的光辉，他脸上的皱纹已经有彼此沟通的迹象，只有这双眼睛还和二十年前一样有力。马格努斯轻轻一握，把这团可悲的火苗扼死，慢慢的把残腿伸出去，好的那条腿缓缓蹲下来，一边蹲下，一边发出只有老者才会发出的长叹。

“你认识伯爵多久了”马格努斯握着拐杖的末端抵在地上，尽力保持着自己的平衡

“足够久了”阿玛瑞克在黑暗中直起身子，尽管尽在咫尺，但马格努斯还是看不清他的表情

“我也认识他很多年了，我们以前还一起共事过”马格努斯用老人常用的回忆过去的语调悠悠的说，“我们做过一个实验，你知道控制猴子的国王，让他随意屠杀子民会怎么样吗”

“会被反抗？”阿玛瑞克扶着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在黑暗中摘下头套向着马格努斯伸出了自己的右手。

“不，什么都没有发生”马格努斯拉住阿玛瑞克的手一下站了起来，膝盖发出了僵硬的嘎巴声“没有反抗，只有逃避，只有血”

“那他们反抗会过得好一点吗？”

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，要取决于新王，但白白被杀终究是愚蠢的”

“比你的助理还蠢吗，我上次遇到他把咖啡洒在你挂在椅背上的衬衣上，他竟然情急之下想舌头帮你弄干”

两人之间崩出一阵近乎癫狂的大笑，笑声在走廊里飘飘荡荡，把反魔场撞的明暗不定。这阵笑声持久而干枯，直笑的两人弯着腰捂着肚子自顾自的喘息。

“开灯”几乎一瞬间阿玛瑞克就敛起了嘴角的笑容，笑声戛然而止，甚至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几个光球从柱子后升起，照耀着会议室的大门，和它雕龙的把手。

马格努斯一高一低的走到门前，用力的把拐杖在地上点了两下，身后传来一阵整整齐齐的开保险声。

而阿玛瑞克把手放在门把手上，用指尖最后一次感受山桃木的温润触感，一边用力推开，一边微微侧头问马格努斯“话说那个助理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马格努斯倚着自己的拐杖，在光芒的照耀下显得饱经沧桑而值得尊敬，“死了”，他淡淡的说，带着笑，看着阿玛瑞克。